

第二十九回 梅夫人有心為月老 邱老娘無意得螟蛉

詞云：

品行久為欽敬，私心欲贅東床，幸逢聖詔到邊疆，藉此攜歸北上。

獨坐書齋思慕，因而睹物傷懷，不妨窗外女嬌娘，窺破鑲玉形狀。

話說梅夫人聽了春生這番言語，不覺一時心酸，掘氣攻心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嚇得邱公夫婦、雲仙小姐、周漁婆、玉姐大家一同上前，把梅夫人扶起。忙喚家人僕婦，快取開水來灌了。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只道你在儀征發憤攻書，誰知那侯鸞人面獸心！老禽獸不念當日之情，反作欽犯之子，逢迎權黨，若不虧有志略忠心的書童替死監中，豈不坑殺我兒？到了揚州，又蒙陳年伯念故舊之情面，又贅之為婿。又被那盧杞奸賊將杏元害去和番，致使我兒飄落，不知存亡。」想到此處，越苦越愁，邱公夫婦苦勸，方纔止住了淚痕感傷。

邱公夫婦一面備酒，那梅夫人見兄弟夫婦二人，俱愛惜春生，便開言向邱公道：「老身有句拙言，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？」邱公道：「姐姐有甚言語吩咐，愚弟無有不依。」梅夫人道：「陳家侄兒，孤身在此，雖是年家之子，他卻過意不去。況老身又在內堂，他住也不能情願。況你老夫婦又無後裔，只有雲仙一女，陳家侄兒就是出入也不便。莫若依老身的愚見，著他改姓，仰拜你二人為父母，早晚晨昏，庶幾無礙，道于內外，亦得甘心憤志攻書上進。日後一...」說到此處，便低聲在邱公耳邊又說了幾句婚姻之話。邱公夫婦不覺大喜，因而向春生說道：「只不敢屈從賢侄。」

春生聽得邱公竟要過繼他為子，便向前說道：「伯母之命，使餓殍而得食，奈小侄福薄，又玷軒老伯父母教育。若蒙抬舉，情願甘心常侍奉膝下。」邱公哈哈大笑道：「若得賢侄為兒，系老夫平生之願也。」梅夫人見他兩人情願之意，遂向前說道：「今當此燈燭之前，賢侄可前來認了父母。」春生忙向前移了兩張交椅子，開言說道：「爹爹、母親在上，孩兒就此拜見。」梅夫人往前拉住了邱公夫婦，受了八拜，回身拜見姑母。梅夫人又請小姐出來，見了個兄妹之禮。

周奶奶同玉姐又與二位夫人、小姐敘了一番親誼。正是：

只道身逢酒色徒，誰知官長把孤扶。

自此身居榮華地，他年及弟把奸除。

敘禮已畢，只見家人前來稟道：「酒飯俱已齊備。」邱公即攜著公子的手，到後堂歡宴。此堂是周奶奶高坐首席，二位夫人對坐，玉姐、雲仙序禮而坐。是日筵中豐富。那周奶奶那曾見過這般酒席、金銀器皿，好生歡喜。因私下看著春生、玉姐想道：「今日如此風光，皆是我生這樣有福的女兒攜帶我。不然，兩位夫人，一位千金小姐，陪著我坐席？怪不得那算命先生要我五斗米，我還怪他視我是孤寡之人。要曉得他算命這樣靈，我就是一石米也是值得的。」不講內堂飲酒。再言邱公步出堂外，早已酒饌擺列齊備，又吩咐家人將書房裏管總的幕客都請來了。不一時，眾幕客皆到，已知邱公收了這義子，俱各道恭喜，又與春生見禮。于是入席。酒至三巡，饌更兩套。邱公笑嘻嘻地對眾客道：「列位先生，吾老夫年近五旬，尚未有子。今無意之中得此兒，是不幸中之大幸也。」眾陪客俱稱贊道：「老先生今得世兄，是更加增色彩，預為他年之慶也。」

邱公見眾陪客交相稱贊，便向春生說道：「我兒，今在我署中，須要更名改姓。他日令尊無恙，再為復姓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春生站起身來說道：「謹遵嚴命，孩兒不敢不依。」于是，邱公說道：「老夫因江魁搶親，你纔拜到我署中。你可入河南籍，改名邱魁，號春生。」眾幕客道：「老先生所更之名甚佳。」春生出席道：「謹遵大人嚴命。」于是，大家飲了多時，方纔散席，各歸書房。邱公與春生就在書房歇了一夜。次日春生梳洗，邱公又吩咐合府家人僕婦使女，往後俱稱大相公，不可泄露風聲。

于是，早飯已畢，只見內堂請老爺、公子說話，二人遂至中堂。

夫人說道：「周親母要往城外辭過親友，兼把家中收拾收拾，以便進署來。」邱公道：「哦，既是親母要出城外走走，可著幾個衙役，打一乘四人轎上來。」且說周奶奶梳洗已畢，大家送到中堂。周奶奶上了轎，一直往城外而來。只見四、五個家人騎著馬，又有一對衙役前面喝道。她坐在轎內，想道：「我好似平地登仙，不想今日有這等風光。」不覺轎已到了河邊。

只見那眾漁人三三兩兩說道：「周漁婆昨日去喊狀，不知怎麼樣了？」內有昨晚隨去的說道：「周家女婿佔了一個上風官司。軍門大人把江魁打了四十個板子，眾家人俱已夾打過了。江太爺把公子、眾家人領回衙去了。我們正要同他們回來。不知是什麼緣故又要復審，將周家三人押在班房。不多一會，把他三人帶進內堂，在那裏復審。我們聽見，怕弄出事來，而且又晚了，因此大家都回來了。不知他母子三人可回來嗎？」

眾漁人正說得高興，又聽見喝道衙役，人馬轎子，遂到了河邊。只聽轎內說道：「就在這裏。」遂歇下了轎，家人跪下稟道：「請奶奶下轎！」即忙揭起轎帘，轎內走出一個滿頭珠翠，遍體羅衫的夫人來了，一直竟奔周家漁船上。內中有眼識的說道：「那夫人好象周玉姐的娘。」內中有膽大的婦人就走到貼船邊，看了一眼道：「不差，竟是周漁婆。」于是，哄動眾人。不多時，有三五十只船，都搖擺岸來，俱來問候。周奶奶已收拾了一包細軟的東西，遞與那騎馬的。眾人一齊開口道：「周太太，今日好風光。」內中有一個破漁船的漁婆叫道：「你老人家晚景到了，纔有這福分。」周奶奶道：「也不過是沾女婿之光，叨此榮耀。我看你平日也是一個忠厚人，也無所為敬，就將我這只船的家伙都送給你，做老身的遺念罷！」那婦人千恩萬謝，領受了，周奶奶收拾已畢，辭別眾人，方纔上轎回轉軍門衙署。

母女二人，陪伴夫人、小姐。春生有了安身，憤志攻書，後來自有交待。

再提梅良玉改名穆榮，蒙馮公舉荐，隨了鄒伯符到了任所。一切文稿案卷，都是梅璧經手料理，果真是才高，不費一些些力，學廣何愁政務繁，所以治得一省官清民淳。那富民把鄒御史敬如活佛一般，有歌聲載道。因此，鄒公敬重他。又每每見他言語慷慨，以忠心自居，那黃白之物，他又不受。鄒公常常送他古玩之物，良玉便覺十分照察。絲毫細事，必要諄諄推敲，每夜三更纔睡。黎明早起，手不釋卷，勤於政事。鄒公見他十分用力，倒有不過意之處。每勸他稍停，惟恐有誤，因而想道：「此生才情，真正可愛，為老夫勤勞政事，竟將齊家一節都忘懷了。我想雲英女兒，年已及笄，今此生又孤居異鄉，若配吾女，

便對面相說，署中又無人可為媒妁。」心中常懷念不已。

一日，忽見側門傳進話來，說聖上旨意下來。鄒公吩咐擺供香案。不一時，聖旨已到。鄒公接進署內開讀，見上面是著他進朝聖上，要面詢民情。鄒公讀罷，急速出了朝覲的告示，又委了官護印，即打點各屬官員的考試，繕寫文官並武官冊籍。

忙了兩日，又寫了一封家書，書中暗暗將擇婿之事備細敘明，又加上護封，著人將良玉請來，說道：「賢契可暫至老夫私宅，盤桓幾時歇息。候老夫信，再來相見。」良玉道：「大人詔進，不過兩月光景，晚生在署內恭候何妨。」鄒公道：「這復任之事，出自聖上，或者留朝，亦未可知。吾意已決，賢契不必推辭。我已吩咐完了，收拾行李，賢契可以明日動身，老夫也隨後進京。」良玉見鄒公出自誠心，只得依允。次日遂拜別鄒公、眾幕友，取路竟往大名府而來。

再言鄒公在任所，已忙了數日，護印交待已畢，方纔起身進京。少不得入朝面聖，奏對封疆，並各屬的官員賢否優劣，又將合省民情官吏考注冊籍獻上，一一徹底澄清。天子大喜，見他十分精明政務，勤勞國事，遂任補兵部左侍郎，在京供職。

鄒公謝恩出班，次日又忙忙碌碌，拜會同年故舊，大小官員，又料理些部中事務。又去拜見了馮公，談及穆榮之事，馮公甚是歡喜，以為眼力不差。真正是一刻無暇，忙了一月有餘，方纔寫了家報，著人回家送信不提。

再表梅良玉回轉鄒府，幾個家人一路行來，非止一日。那一日，已至大名府。鄒府家人請梅良玉大廳上坐，傳稟入內，見了夫人，將家書呈上。夫人拆開，從頭至尾一看，早已知道穆相公是老爺心愛之人，況有姻緣之說，叫留在內書房住著，丫環、書童供給，要十分用心，不可輕薄夫人向著二小姐說道：「我兒，正愁無書信與你爹爹，不想又朝覲去了。方纔此書回來，又寫著你的姻事，將穆生送歸府內。」雲英小姐把臉一紅，回頭往房中去了。廳上的良玉已茶罷，令書童請夫人見禮。

夫人正要看看穆生人品如何，遂命下人垂下帘來，走至廳前。穆生站起身來，走到帘前，一躬到地道：「請夫人上坐，容晚生見禮。」夫人也回了一禮，道：「不敢！任所多虧先生大才扶持，家老爺每每道及。今又屈到寒舍，無人陪伴，恐有簡褻，幸勿見罪。」良玉道：「老夫人此言，使晚生無容身之地矣！前在任所，承蒙老先生教育栽培，晚生以菲薄庸才，而得邀如此過譽，真令人愧死。」夫人道：「說哪裏話來。」

于是，吩咐書童，好生服侍穆相公，將行李鋪蓋，搬到內書房。于是，良玉告退，夫人自回後堂，即命速辦酒席，與穆相公接風。晚上又著丫環傳說，夫人多多拜上穆相公，無人奉陪，請穆相公暢飲數杯。良玉對丫環說道：「煩你致意夫人，小生在此攪擾。」

丫環答應，進內回稟。是日，良玉在書房內獨酌，吃了幾杯酒，又用過了飯，起身進房，洗了手腳安寢。家人們撤去酒席，各自安歇。

再言梅良玉在鄒府住了半月，比任上倒覺安閑。每日在書房看書，夫人又愛他，所以每日送茶送湯，俱著丫環傳遞。良玉見如此款待，自覺外觀不雅，常常對那些丫環道：「以後夫人所送物件，可著書童或是小丫環遞傳，凡年已及笄之人，恐生嫌疑。」丫環遂將良玉的言語，回稟夫人。不知良玉與杏元小姐可曾相會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